



~~139~~
~~11~~

14
139
11



曾 4
門 129
號 11
卷 11

玉泉子

唐 無名氏輯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
闈人，所謂私白者，闈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夫以下，
桑梓多係於闈。時以爲中官數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
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
故時號爲敕使看墓。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燠灼，
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

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
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
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
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銜耀以爲莫我
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
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
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
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

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
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顥之
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
問客姓名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
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
曰我弟年少復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
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
得疾而卒

苗胤進士登第閒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爲將

來通塞可以響下。耽卽命子姪灑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所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耽復專其志而于聽之。其家童連呼之，遂挈魚以入。其實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固怒之矣。又見或微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卒，餓死耳，何滯我之如是邪？」初耽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舟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卽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閤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資，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

怪也。閤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常見有解語神柩後。」
耽終江州刺史。

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坦付勛曰：「矧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分勛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答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常與親識遊，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卽以所

三身子
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
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
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
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旣
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仇
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婢女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
不當有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
無不可者卽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卽

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木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
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轉迴去竟登
第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改詞語一出
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
丁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俯而致詞意本
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
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
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

登稜等登豈非筆聲耶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門下以其年老優惜之雖中門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軒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曰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及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漫答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

張曰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利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刻割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木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卽屈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畢中二子所議勛等大懼卽問僧所欲且以金帛陷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卽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李德裕以己非出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韋保衡常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圭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何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出洎衢尚公主爲相李蟻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

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廻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集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卽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回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立鄧敞封敎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

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廠已婚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廠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未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廠挈牛氏而歸將及家廠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於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頓地干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

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廠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崔鉉元畧之子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寃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亂亦其族物議以爲甚

之報焉。崔瑄雖諫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藏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已比孟子，而方瑄錢鳳瑄既朋黨，宏夫莫不爲盡力。甚音出於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遂加誣罔奏焉。瑄自左補闕出爲陽翟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補闕此虛甚，結喉也。瑄殊不憚，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嗚呼！謂天道高，何其明哉！李贛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常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鏗柔弱易制，中官爰

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矣。贛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贛驚曰：以吾斯酒爲鳩乎？卽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

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臨事不撓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其不侔矣常落第借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擢堂印王生自負才雄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常來往事禮札十數幅皆孜手跡也欣然掣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卽召諸從事以話其

事

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常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訖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路叢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温璋諸子之黨也嚴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蟻

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九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其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旣直言忤旨，中官尤所嫉。然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小說舊聞記

唐 柳公權撰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令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摩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元恕愚恩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
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刑者必
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
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車第別構書齋每退朝
獨處其中愉愉如也一日將入齋惟所愛甲脚犬花鴨
從旣啟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旣入閣花
鴨仰視吹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
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
豈懼於若而相迫邪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

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
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
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
匿令公若捨龜壽萬死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
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旦有婦
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爲
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
自薊來相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宏

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
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瓌隸尚服義風九
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慶畫
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監挾彈中一
鶴之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義威衛荒穢摧毀其
大廳通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
廊被校書侵

小說舊聞記終

摭言

唐王保定撰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
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儵等刪去俊
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
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
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

摭言

二集

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者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曠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

出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由是登科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爲賦

後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
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
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
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
鄙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
白雲閑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
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
昂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囑無
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高鏞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鏞庭議之
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鏞知舉誠
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
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鏞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鏞
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魏峩鏞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
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鏞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鏞見之改容遂從
之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者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選之或采中
第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
故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
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有
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
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未肇送啓謝曰巨鼇負首冠
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
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
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
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
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卽小科頭主之大
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

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
擇堦車馬填塞

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
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
鉢

燕各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
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
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
開宴最大卽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
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
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
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踞
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于揚州功曹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
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彫幃載妓微服彈箏縱觀於側
遽爲圍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帽密映羶車紫陌尋春
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畔幸蜀之後
皆燼於兵火惟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讌常寄其間
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恒例宴前數日行而駢闐於
江顏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東榻之遮者十
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爲大京兆
尹楊知至將携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爲新人所假
能答書曰已爲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
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
成五年李景讓中榜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

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
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
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
青樓倚翠空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
僕射楊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
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兩序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
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
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
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

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
茲筵醉醪醕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
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桂枝折處着
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
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管妓
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
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關試

前卒者謂之報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宿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
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楚閨
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
聞娘妓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

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身龍剛不信果然啣得錦標歸。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其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窮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改教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悔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

謔曰湛賁及第彭伉落驢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早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觀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

豈一夕所能屈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
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
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日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
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
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
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卽報勃初
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
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
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齊至報公卽

領頭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
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慚而退。
公私宴勃，旣行，贈以五百緡。迨廻船至馬當，見前叟依
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
已。脚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
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
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子今過其
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勃

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群鴉飛集橋上舟不得前勃
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為盛踴會四面看棚櫺比同
年肆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卽席
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
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
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
前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卓
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
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
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
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
希仁何事寡詩情多應學得虞姬塔書字纔能記姓名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
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流詩

携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白人上達
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
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
致一緹縉於僧伽蘭楯上祈祝良久擲筭瞻拜而去少
頃度見緹縉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
取以待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之往寺門始闕見
向者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惋嘆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
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

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
其一度不荅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
里非某所知也度其位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垣早同研席及垣主文虛白猶是舉
子試襍文日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
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方干師徐凝干崇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
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
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李黼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黃
頗師愈亦振名頗觀盧肇為碑版則唾之而去愈與人
交有死即恤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
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
句二公大稱賞後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
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乃齋
罷而後擊鐘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

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
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
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
紗籠

鄭朗相公遇一僧白即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
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
及重試退黜唁者甚眾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
卜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頗為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蝦為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

星精耶

孫偃嘗夢積木數百偃踐履往復請李處之圖之李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大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鄭薰侍郎王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王司頭惱太冬

臧言

三

集

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娑衣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賂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

偏旁高談稷一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人內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草綠不卷銀瓶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擦線裝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

卷學得顏回忍餓面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詩謂之五老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二日門前立珠箔銀
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
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為
通

長沙口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

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詩書吏十人皆
給几硯璘衫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
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代毫
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颺所卷泥滓露漬不勝
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
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
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眾
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
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後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

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阻然矣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州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踰塲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勤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閑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
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

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御禮旣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

倨傲如此

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會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前氣色粗發荅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樣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崔澹主試以至仁伐至不仁爲賦題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薄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羅

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
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窺始銷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

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趙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鑿金結繡而無痕蹟。

崔櫓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教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陽廉。

察江西特放卿役有論列者，隲判曰：江西境內為詩得及濤者，即放色役，不止濤也。

周緘為角觥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禱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送人歸
日本詩云鳥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麀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曰
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
函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
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
日尊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蓠即

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

薛保遜好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卷軸填
委率爲闍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卽
所得倍於常也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
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
稀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爲從來作詩苦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強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舖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赦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蘗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因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離主筆離手馬離厩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越管宜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內擊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啣泥污穢珊瑚簾不得梁間

更壘巢馬詩云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面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珠詩云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官都緣一點瑕相汚不得終宵在掌中魚詩云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泉更一游鷹詩云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趁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竹詩云蒼鬱新栽四五行常將正節負秋霜爲緣青笋鑽璫出不得垂陰覆玉堂鏡詩云鑄寫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汚不得華堂上玉臺

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洞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
是人空老處處何會花不閉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
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簡黠惟無薛秀才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
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畧曰五十年
來自是人廢二十里外豈曰天荒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
場中號温八吟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

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
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累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
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髻鬢還應露指尖

温飛卿嘗爲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簾前試之
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近
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
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柂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志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經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日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日連訪母耶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鑲若是真金不鑲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雖賀拔基往還基益有文而落拓者因密令親知申意

俾敏中與其絕所親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基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基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基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所親見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基矣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群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蕭之門居二歲蕭未之面而四賢造蕭多矣靡不偕行蕭奇之一且延接觀等俱以

文學爲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蕭有人倫之士觀等去復止絳群曰公等交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冊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

王勳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缺禮勳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官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方于人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白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羅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高祖呼裴叔為裴二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韋澳孫宏同

翰林謚宗賜銀餅餅食之甚美皆乳酪

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噴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

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六沒用處

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蟻，眼推一箇屎塊不上。」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其何如哉？」

溫憲天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口，蠟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胡鉦與裴度會犯令者，擊以鐵躋鐵躋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谷雲求高逢休諫議書爲先容，雲啓潛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屋道懿宗，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歎息而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畧呼爲勅，嘗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爲婁，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

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園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而賦一篇目爲高軒過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下月松不滅玉上塵

顧蒙爲文慕燕許刀筆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詞科時劉普對策萬餘言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

不能肩也自体以下靡不歎衽然以指斤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詩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已之所得易費之所失蹟奏留中費期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

進士榜黏黃紙四張以淡墨氈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矣石

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段維嗜煎餅一餅孰成一韻詩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旣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權畧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人椒房拭淚痕上去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

之

陳嶠謁安陸鄭誠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誠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二子覃及第時狀頭已下方議醲率覃潛遣人預購數十樹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蠶畫一小盞亦不啻教升以至參御輩靡不嚮定

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二人皆受罰
安定郡王立春口作五辛盤

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見戰警石關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鞞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監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

今須作狀元翠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卽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勝不復收矣或云出勝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

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一介取原木既至將啓緘尙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滿漣問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督覈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

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一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隲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

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天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儆薄夫。擢忝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元卿竟不應徵命。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太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畧曰：凡制五言，合苞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相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

錄新舊格詩三百首。白，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高下積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耻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武陵敢不蒲施塵露。向者偶

披言
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
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
未暇披覽於是繕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請曰侍
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
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
却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誥公曰適吳
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有以牧不拘
細行問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崔郾
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

十三人走馬廻秦地少年多釀酒卽將春色入關來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公乘億
有賦二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
之許洞庭最者有韞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
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
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
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
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

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
自恃才名籍甚，人皆曰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
何日者殊不顧曙，第曰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
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
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
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驢尾，五更風小尖龍鱗。昨夜浣花
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
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

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白內廷大拜，
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
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徙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
爲音聲，常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
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
詰旦手刃紅兒。旣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
大行於時。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重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

功返正初帝面許川偃爲相偃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
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
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嘆翌日制用崇
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
又有嫌釁乃馳入請見於帝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
乃韓偓荐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
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詩曰手風傭展八行書
眼病休看九局棋窓裡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蘆
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

未知誰擬試齊竽

武公幹者常爭荆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
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堅留不任旣嘉其忠
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
同人醪絹贈行皆有繼和

開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爲負識
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櫬壞場屋出隨州
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
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詞何者入策

進士與望州長馬齊咨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
筠之任文士爭爲詞送唯記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
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
却累身且飲醪醑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
長沙遠遊附千山與萬津

隴西李舟與齊暎友善暎爲將相舟爲布衣舟致書於
暎以交不以貴也時暎左遷于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
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
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

以僕爲諂幾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爲
蒼生之望不爲不幸爲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爲
難僕知時者謹以爲賀但邠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絕
蔑永望增嘆僕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農與世踈矣足
下亦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於得喪固恬如
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
自愛珍重珍重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

大會賓友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啟緘
乃是戴潛遣一价恤其家矣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
平里第毬子擊起悞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
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
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
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
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人則內貴出則使臣

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

有何長進縱其不然堂頭官人

此輩謂堂
吏爲官人

豐衣足食所

往無不尅敬輾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衆
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
成都臨行有以邸吏托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
而執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俚風塵
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
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承郎判

離及小歸公主文翰玉准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
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閣敕
何牆邊幸同恩地

陳蟠叟父帖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
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帖因內道場僧進京
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蟠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
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駟辯雖接封公相旁若無
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
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屢比帝小不懌宣下

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屠者許以自荐蟠叟
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目誤引涅槃經疏義蟠叟應
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
犯大不敬始其僧謂蟠叟不通佛書旣而錯愕殆至顛
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
紫衣一襲蟠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
帝聽云蟠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
於是申旨授池州至德縣令蟠叟蒞事未終考秩拋官
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蟠叟所

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一家可以贖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為巖所恚怒翌日敕以礪叟誣罔上聽詆訐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礪叟雖至顛蹶輒不以道自屈素有重墮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礪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礪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礪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客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入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鄂

追捕礪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之隄防既而為卒伍所凌全家沉漢至賈漣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

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韜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蠟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闢闔者也張瀆會昌五年陳罔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瀆等八人趙胃南遺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顧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辯凌鑠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
熊旣爲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
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
峻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
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據言終

